新增格古要論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九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文房論　新增　硯前四卷

評筆　見事林廣記

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爲筆或用鷄鴨毛或以雉尾五色可愛　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須羊毛麝毛狸毛羊須胎髮然皆未若兎毫爲佳　兎毫須取

崇山絶仞中之兎八九月收之若中秋無月則兎不孕不孕則毫少筆貴

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

宣州諸葛高常州許頵洗鼠散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金陵

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猪鬃為筆徤而可愛其心則長子少時甚愛之

收筆

蘇東坡以黃蓮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

黄山谷以蜀椒黄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不蛀尤佳

洗筆

以器盛熱湯浸一餉久輕輕擺洗次用冷水滌之若有油膩則以皂角湯洗甚佳

筆卦 有敘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

為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薄書期會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録其功不下於罘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包羲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迹鍾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夬之書契也與吳興筆者陸生索予文以衍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即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

卦以貽之

☰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内虛而外徤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乱臣惧也筆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于林臯獲兎拔毛以其彙征吉測曰獲兎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櫝測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簡櫝言有實也九三秉筆濡其墨王用亨于三畫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

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剥不資録其形秃終凶測曰筆顛形秃任之極也

至正辛卯冬十一月廿又二日京兆宇文材述

筆對

尋陽張羽造

班超歸自西域止于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儒生鋭首而長身款扉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君侯久勞于外精神消亡不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于門尤不得望見顔色安問故人生聞之蟄然變色毛髮竦竪排闥而入如脫兎顧謂超曰子當壯年傲

功速利馳志異域棄我如屣跨騰風雲一息萬里子固絶我矣而我未嘗與子絶也凡子之建功名享爵位耀於今而垂於後者我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待我以不見乎超聞之瞿然而視且怒且疑與之坐而問曰子欺我哉逢掖之士淹寂穹廬游咏術藝呻吟典謨研朱漬墨佔畢操觚自厭百家脘脘六書若史遷發憤於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授劉向閉閤而研精相如託風於詞賦揚雄覃思於法玄彼皆收功於老死之際成名於隔世之間樂爲迂闊甘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頴含毫銳思或呈材

以效能或摛藻而綺靡寫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百世雖聖知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吾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要櫑具之劒摧灃特之旄左執鞭弭右屬韃橐謝弘玄之流招劇季之豪望蒲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長城之窟羈名王於轢組膏酋豪於鈇鉞横四校於龍堆出九死於虎穴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矢如彗流戈如電掣紛紛紜紜天動地岌知者爲之愚勇者爲之怯尔於是時固已銷鋒歛迹顛倒筐篋閛鉦鼓而睍遁望羽旆而聸讋又豈能出一奇畫一辞以相及哉夫

名不可以虛得功不可以幸取勞之未圖報於何有生
乃卓然起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難名仁
人垂德於不報志士弛勞而不爭凡我之功遠者大
者人所共知不待覼縷近在子身何獨未喻子游京
師困於逆旅與我膚書求直官府握手終日未嘗厭
汝工爾字畫順爾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意仰事俯
畜皆我是賴及爲令史掌書蘭臺晨入酉出必與爾
偕言無爾違行無爾乖夫何一旦絕巳固之交結叵
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舍聖賢之業操不
祥之器秉机蹈危以儌一時之富貴然我猶圖封管

之勳烈投地之耻將全尒交未即背棄若乃戎車竟野仗鉞誓師文告之修我記尒辭伍符尺籍有所徵發我傳尒信應期而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数實或計功於莫府或通訊於隣國凡此多端匪我弗克尒在姑塁上書乞兵我寫尒心卒獲所請尒厭西土情懐首丘泣血騰章寔我所謩女弟陳辞悲難激切感動天子寔我所畫旣而還旅窮荒縣車帝里微我之惠何以及此雖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夫鋪張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簡冊使尒得以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融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易哉

今子徒欲夸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踈頡而平原之失遂也超乃盱睢失容意若有避生曰未也願安爾聽必窮我臆昔爾先君閥閲抵蜀我在童髦資其簡牘逮爾兄固父書是續念我前功復見齒録我乃竭其管見較以寸心道叶膠漆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爲詞林向使固不恒其德背好忘故改行易業效尤於汝則孰爲之綴辭秉翰以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封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論道屬書爲世儒宗以闡父之績薄伐西戎恢我土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伐作史勒成一家以佐漢之

光向使戎狄之人或神巫之言悼斬使之耻歎心塗躍徂詐焱起吾將見尔膏身縣度之虛暴骨焉者之野生爲囚俘死爲夷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咲子身勤而事左劳大而功細也超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晨本作辰

至正丙午夏六月十有七月吳興陸文寶持所製筆過余求文且乞一言以張其藝因書舊作筆對一通貽之時炎氣蹔息紙墨清潤而陸君筆又佳惜余不善書不能顯其美也羽識

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本姓奚南唐李主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廷珪爲第一易水張遇爲第二李廷珪墨有二品龍紋雙脊爲上一脊次之張遇墨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爲上供堂次之近時兗州陳朗亦精於墨可以次之　又有王君得墨柴珣朱君得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各處墨

元朝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有潘雲谷墨

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廸墨上有僞造天誅四字

常州府宜興縣有　徽州府休寧縣有

評紙　附蔡侯帋

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清是也蓋以火炙簡令汗出取其青易書　漢和帝時來陽蔡倫始造紙封龍亭侯今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𠂤西有石臼是倫造紙臼也

蜀牋

南部新書云唐元和之初蜀妓薛濤製小牋有十色
號薛濤牋此妓以紙爲業

歙紙

唐新安郡宋歙州也今直隸徽州府歙縣是也其紙
有麦光白滑氷翼凝霜之因今績溪縣界有地名龍
鬚者紙出其間

澄心堂紙

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澄心堂紙
歐陽公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西山觀音紙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抄紙最厚大而好者

日觀音紙　連七紙尤妙

廣信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奏本紙最妙

常山紙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有榜紙中夾紙　奏本紙次於

鉛山

英山紙

直隷廬州府六安州英山縣出榜紙好作紙帳

撫州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小牋紙

紹興紙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大牋紙一種至厚一種稍薄

印色

用真麻油半兩許入萆麻子十數粒搥碎取白仁同煎至黄色　去萆麻子將油拌熟艾令乾濕得所然後入銀硃隨意多少以色紅爲度更不須用帽紗坐絹之類襯隔自然不沾塞印文而又不生白醭雖十年不熾　一法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今内府用寶以蜜

佐常以前法用之久而滞易之以麵鬆而不佳又易之以糾頗妙久而堅不可用然不若調硃以手粘上圖書者絶妙絶妙凍月宜溫之可也否則必糊塗矣

又見楊東里先生用煎饊子清油勝於草麻油或自以麵為大丸煎湯亦佳　然凍月用之又在巳之活法也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麵一斤糝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臭為度瀝漫麵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

去滓和元浸麵打成濃糊入桐油黃蠟芸香等各三錢重就鍋內打作一團別換水煮令熟去水傾置器內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

書燈

讀書須用麻油點燈盞麻油無烟不損眼目但恨其易燥每香油一斤入桐油二兩和之則難乾又辟鼠耗　若蔓菁甖粟油紅花油每一斤入桐油三兩以塩少許置燈盞中亦可省油以生姜㩮盞邊可不生滓暈以蘇木煎燈心晒乾炷油可無燼

書窗

讀書須用明窻淨几以油紙糊窻隔則明

造油紙訣云五桐六麻不用煎熬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半匕桃枝攪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須煎熬十五草麻去殼研定粉一分和合了太陽一見便光鮮

收書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須放書櫃中以紙糊外門及周隅小縫令不通風即不蒸濕

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蠹　一法用樟腦亦佳

收畫

亦於未梅雨前晒晾令燥際捲入匣中厚以紙糊匣縫務令周密過梅月方開則無蒸濕之氣蓋蒸濕自外而入故也　匣須用楸木梓木或杉桼之類爲之漆外以黑光裏面以用漆也

點畫調硃法

銀硃不拘多少入少許藤黃用水研勻以點抹揩擦不落爲度多用藤則反黃矣却勝於用膠并皂子膠調者遠矣雖久亦不臭敗　一法用白芨水研硃亦佳　肥皂子浸水坎之　銀硃用四川心紅杭州散

研　金陵片硃最妙　四川井口砂雖紅生砂不佳
江西樟樹鎮硃多雜以紅土不好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皂角
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廣東黄明牛膠半兩同煎汁
和雌黃作餅子陰乾
雌黃有二等調滲者妙

造硃墨法

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却用好銀硃　今蘇州府崑
山縣

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遇梅月藏月過石灰中不蒸佐常用炉灰收最妙　凡墨厚者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寒故隨研隨破雖久藏不動亦不耐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九終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古今誥勅題跋

跋馮君家藏唐誥　宋朱文公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城都以王鐸鄭畋爲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西畿出執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

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日吏部行在之印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而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爲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道師屯所處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且以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爲之領率卒徒崎嶇萬里以效命於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爲忠則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

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剡邵之間爲三大族子孫甚衆衣冠不絶予以爲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爲記其本末云淳熈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唐誥後

元金華黄晉卿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顔公真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尚書大暦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换太子少師循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進尊毋沈氏爲皇太后時

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
一事者若韋縚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
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
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
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
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
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畧之也其
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實而行之官尚書省者
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
脫而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元金華宋濂撰

右手詔八十四字蓋思陵所賜新安公汝楫者也按宋制凡羣臣上章有所陳乞允則就壁草後批之謂之批答不允則別降手詔謂之御筆其字乃內夫人代書璽則用書詔之寶或上自御翰墨以賜之者謂之親筆璽則用御書之寶或用帝筆印記及花書此詔蓋所謂御筆者也汝楫自右諫議大夫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乞補外不允及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又陳乞如前不允久之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嚴州秩滿請祠遂提舉太平

興國宮以卒詔云權冠常伯進讀經幃其殆紹興末年爲尚書兼侍讀之時邪汝楫十世孫宣明能藏此詔於二百餘年之後近雖更兵火亂離他物喪去殆盡而片楮獨存宜明亦可謂賢矣羅氏之子孫尚當寶之如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以繼宣明之志哉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太常伯故詔云然也

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黄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

中御札尚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當在建炎之初邪
大中叅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
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
公浩多從中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
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
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攘者盖指恢復也又云卿繼
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一府議不合數
上戒飭之也逮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

謀遂力丐辭罷知紹興府奉祀而歸此批之須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于道出歙上朱徵君待此卷至驛舍追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楊將仕廕補勑牒後

將仕郎崇寧所定七階選人之一係宋初判司簿尉

也須三任六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可升改而以之任子者則自朝請大夫帶職奉朝郎以上皆可得之故烏傷楊公埴官淮西安撫司主管机宜文字時會明堂大禮遂以朝奉大夫奏補其子鑰將仕郎蓋咸淳五年九月十又八日至九年二月其勑始下惜乎國事日非而將仕君不能歷仕以至於改官也今觀其諸孫芾所藏尚書吏部所給勑牒猶可想見一代之制而其階級之嚴甄別之精皆堪爲後世法不但孝子慈孫之宜寶秘而巳勑後有員外郎李姓侍郎劉姓署　考其時言之李當是李澤以文字著於時劉

當是劉良貴政尚嚴猛嘗承賈魏公風旨鞫京學生葉李而刺配之者謾及之以俟該洽之士正焉

跋顏魯公書殷氏誥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殷氏蘭陵郡大夫人誥一卷乃允南之第四第司徒魯公真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遷尚書右丞之日也唐人最重告命往往令工書者爲之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尤號能書者

故所受刑部尚書馮栢太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
告皆公自書世猶或傳之不特此卷而已也然寶應
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巳巳代宗即位明年七月
壬子改元廣德使此告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
寶應二年今乃在十一月之一日是屬於廣德之元
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況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
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下也又以裴
遵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
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告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
書名令史則兼書姓元載特秉鈞軸而書其姓亦似

史筆之誤此姑寘之竊意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真耳然攷元重事史家一一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字去惑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及見之矣卷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復并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爲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贅也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六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録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勑也宋舊制告與勑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勑則當時給勑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㳺詔已給勑官候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十二月九日也牒所

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思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黄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兩僞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

守字凡階髙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王和誤國真奸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悪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稚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入世從孫職方郎中嵩出此於破壞之餘潢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

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先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瀌爲之題識瀌不敢讓因覝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寄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熈陵

御書直學士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之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迁公嘗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刑部郎中在中行由前行員外郎而陟中行郎中此超迁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偉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關故以學士兼之偉當是楊偉時與歐陽修胡宿趙槩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而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爲寄官相銜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其銜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判公著者絳乃韓絳奎乃吴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吕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彦慱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職事者也其公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祗事也其云都事高允廸

受付吏部者盖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歴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太廟辛郊恭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賛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直質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盖黄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迁刑

晉故行詞者授其故事云

題顧拙軒誥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誥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滿三考関陞令録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攵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塩楊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録事叅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十斡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

當書行在官告院準敕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守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等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爾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爲軸重加裝褫持以相示故爲詳書之以備當時與敘云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末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

公由樞密使拜相十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 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一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爲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巳發哀即服降告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爲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爲言終不能行而止此告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

者也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爲後來補授制勑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將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痁新起精神昏昧誤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洞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册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諸

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嵩喬質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瀌一言之瀌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巳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巳亥幸翠微宮五月巳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巳九月哀冊必屬之盖無疑也此卷當為命蕞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巳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緖云下無高祖

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遡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鈌文爾微之大詔令薙圖琬琰集文粹文范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應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藁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旣書二十六日巳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爲登善所書登

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無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賞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求寶之

跋宋太宗御書　　王子充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

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辭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熟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

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卽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馬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

當是此三年中所遺以不著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
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
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
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釆石也惟十一
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與札中語合
則其爲此年所遺不疑初武穆爲秦檜所誣且寘之
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中
事旣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
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
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

至於偏安平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秦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陳彥碩誥　　蘇平仲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碩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録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勑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才勑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爲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旣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

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送歸院郎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攽曾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宣各二斷來章批荅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傳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爲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居至今故書

闕也須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顧臨遷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思而已乎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上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上八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

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討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
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
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
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
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
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
守兼開封府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
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遷以訃
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

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
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
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將
一道上得牽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使
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
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線
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
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
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
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旣薨而宋境

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慭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彌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於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殁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三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剬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輙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胡廣

右歐陽文忠公慶曆三年知諫院官告一通太學生歐陽齊藏之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之以爲公之學問文章存乎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皆與天地相爲悠久顧廣何人而敢輕言也哉盖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迁代移自慶曆三年至今凡六周甲子三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爲歐陽氏家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爲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襄同列皆天

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爲太平可碁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爲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爲論極君子小人之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仇視之矣昭陵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下後世受公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獨文安公有云歐陽公爲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斯言至矣用借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重此而無忝於公可也

書宋黄蔡官告後

右宋永嘉黃公家官告三通其一勑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任饒州司法參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郎其二由左從事郎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告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秦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告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爲檜所黨逐自時厥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齷齪之徒一言契合即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即見斥逐如

黄公袞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
始下郎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
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
于悠久視彼歘然而焱忽然而熄者相去遼絕今公
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告
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
歸于黄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感也非八世澤
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
哉昔王大令以青毡爲舊物尤重愛惜矧此告乎黄
氏之子孫宜世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跋唐誥　楊士竒

右唐弘文生鄧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二十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旣審乃上聞主者受㫖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爲丞相也弘文生隷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爲中經易書春秋公穀二傳爲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

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試策也此名嵩者蕭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席豫寬者裴漼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常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盛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否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和令吳埜遂考而識之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

失焉後二十有三年廼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盖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期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辭旨深厚誠要義激庶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拼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

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與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修知諫院所授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二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咸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

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彝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以彝避近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修譔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盖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紭言和議何兊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乚等耳悪賭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

不與慟也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袞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仕襲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爲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巳主和議左僕射趙鼎排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爲兩浙東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逹竄侍郎曾開亦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交修先以毋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國家所持以爲元氣者一旦盡逐之盖自是和議遂定而天下之事変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盖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爲叅政第三通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二十三

年盖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変矣若谷與樸柔佞檜援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黙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弟黨檜靡所不為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言志同趙鼎陳橐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為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燄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冗超躋華要如鄭仲熊章者多矣黄公以紹興壬子張九

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二十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緜紹興二十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目登清華驟驟光崇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爲題此

跋傅氏戶券後　　宋景濂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平金越十有九年

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甚不易也盖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賢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爲瑞昌令云

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太宗即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諭二通其一通諭奪羅解等及十投下管匠等官方是時遣蒙古子弟一十八人來習漢人語言文字復擒漢人子弟二十二人攻習蒙古言語弓箭命提領陳時

可擇二名儒管勾并主守孔子廟道人馮志亨選秀士二人通儒道人二人分作四牌子教讀不師教者以簡子量筵之更權用燕京貞定曆日銀建立夫子廟兩廡及肄業之舍其子弟日給米人一升麵如之肉一斤晚同給酒四缶家粮之給亦一升土著者皆不與又於降戶每人撥小蒼頭一名以奉使令此虵兒年六月初九日所須也其一通論受學諸弟子員習漢人文書之外兼諳匠氏藝事及藥材所用彩色所出地州郡所紀下至酒醴麴糵水銀之造食飲烹飪之制皆欲周覽旁通仍戒飲酒不可有違而於習

讀之事尤詳也所頌之年月與前同不書何日意稍
後於前亦不過旬日爾後十六年當定宗崩之明年
巳酉十月望日夫子廟住持賜紫知觀李志元始龔
樂石今重玄子葛志仙刋置學中其左方序列四教
讀弟子名蒙古必闍赤自禮古魯直以下凡十九人
漢人必闍赤自文宣奴而下凡二十八人所謂必闍
赤者譯言書生也其數比舊有所加者續有慕效而
來者耳又列羅劉二通事不著其名又列宣授蒙古
必闍赤四牌子總教馮志亨宣授金牌提舉國子學
事中書楊惟中御前宣議國子學事仙孔八合識李

志常三人銜名所謂八合識譯言師傅也惟中書楊
文獻公從事征行芳烈甚著餘若志元志先志亨志
常則皆黄冠師當時制尚渾貿儒道二者爲一不
復異別有合於老易同用之旨厥後勛碩輔頗有爲
道家所薦而起者濂謹按蛇兒年六月九日正金哀
宗天興二年癸巳六月壬午也金自宣宗以貞祐二
年五月壬午迁汴三年五月庚申燕京入我職方至
是垂二十載立學以教胄子固惟其時然竊獨怪是
年王師南征圍汴蹴蔡决策制勝日不暇給而我太
宗乃以教育英才爲先務而其爲教又能達理事不

二鑿鑿見諸實用神謀睿筭度越前王天縱之聖爲不可及已列聖有作益修成均養士之制百年以來遂用人文化成天下茲蓋其權始也輿者歟石刻今藏京師與御賜祭宣聖王爵皆提舉學事者司之每當代云出以相傳且繫其名于藉非惟不忘其本先盖亦慎之至也瀌因得而備記之俾覽者知祖宗垂意學校文運之興殆非一日而纂修史臣或得以參考焉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

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宫截理宗頭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二六

二六

恭題 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勑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十六人以歸省其親

爲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　陛辭　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

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

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

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

康王之陳君誥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

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

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其有也親製或有之求其誨諭詳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焉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循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具官宋濂拜手謹題

跋宋誥　楊士奇

建寧府照磨臨江謝良翰出示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勑一通盖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衢州用郊祀恩贈其父以連殿中丞者也堪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皆同年友終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誥勑盖屢歷世變獨存此耳其書員外郎知制誥彜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僥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當時臣僚於御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盖自丁度盛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

之賢敬識而歸之宣德六年冬

右貴人押字跋　　　王魯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鬻書人異哉人之癖也何彙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盖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瘦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

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畧言之凡氣禀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巇險趣向之邪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佹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題宋授通直郎致仕朱棐勑牒後　胡儼

右宋通直郎致仕朱棐勑牒一通實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八日所授也棐乃今江西按察副使淩邦輝祖母之六世祖也邦輝於故篋中得此裝潢以來求題觀勑所云景貺備臻八寶告成凡茲有位爰舉恩章考之當時得良玉工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并受命鎮國二寶通爲八寶所謂景貺者若甘露竹花瑞穀芝草仙鶴麒麟之類不一而足帝以是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赦蔡京表賀符瑞遂加京太師故吳潛朱棐亦得次第以致仕覃

恩勅尾所列京與梁子美何執中林攄諸宰執在當時固無足稱者獨喜得見宋三省之制尚遵唐舊使學者見之曉知故實執筆臨文不致悞也因題此卷併以識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 終